



《夜晚的潜水艇》是90后作家陈春成的首部短篇小说集,甫一出版,便赢来好评如潮,豆瓣评分高达9.0分。这个苍白俊秀的福建男孩目前还不是职业作家,从事的工作与园林工程有关,写作是他的业余爱好。

他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:“工作谋生如本分种田,闷了闲了,无可纾解,就去当一阵子土匪,兴尽了再回来。写作于我即是快马、长枪、大碗的酒和阻绝兵马的群山,是内在的狂欢,平息后即归于日常。”

这部短篇集里收录了陈春成写的九个故事,笔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,以瑰奇飘扬的想象、温厚清幽的笔法,在现实与幻境间辟开若干条秘密的通道:海底漫游的少年、深山遗落的古碑、弥散入万物的字句、云彩修剪站、铸剑与酿酒、蓝鲸内的演奏厅……文笔细腻华丽,充满幻想气息。

这本书的名字取自书中第一个故事。在这个故事中,陈春成藏身于一个他杜撰的人物——“知名印象派画家、象征主义诗人陈透纳”身后,在这个角色去世后公开的手稿中,通过一篇追忆个人早年生活的散文,半真半假地吐露了自己对幻想之乐的沉湎。

陈春成在采访中提到过两个他很喜欢的著名作家:博尔赫斯和汪曾祺。我猜测

有趣的灵魂很难得

——读《夜晚的潜水艇》

他应该也爱普鲁斯特,因为在这篇《夜晚的潜水艇》中,他——哦不,是陈透纳——回到自己童年时居住的旧房间里时,那段描述,颇似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开头时,作者失眠时的种种浮想联翩。

“随便一个睡姿里,都重叠着以往时光里无数个我的同一姿态。从小到大,一层套一层,像俄罗斯套娃一样。我觉得格外充实、安适,床是柔软的湖面,我静悄悄沉下去,在这秋日的午后。醒来时我打量这房间。窗帘上绘着许多棕色落叶,各种飘坠的姿态,和秋天很相宜。淡黄色杉木地板,淡黄色书桌。蓝色曲颈台灯。圆圆的挂钟,荧光绿的指针,很久以前就不转了,毫无缘由地一直挂在那里。墙刷过一次,仍隐约可辨我年幼时的涂鸦,像远古的壁画……”

而他对主人公自青春期时开始的、漫无边际的幻想之描述,则令我放下手中的这本书,去书柜里翻找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里的一段:“余忆童稚时,能张目对日,明察秋毫。见藐小微物,必细察其纹理。故时有物外之趣。夏蚊成雷,私拟作群鹤舞空中,心之所向,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;昂首观之,项为之强。又留蚊于素帐中,徐喷以烟,使其冲烟而飞鸣,作青云白鹤观,果如鹤唳云端,怡然称快。”

这位生活在清代嘉庆年间的文人,有着和生活在21世纪的“陈透纳”相似的爱好,那就是将自己无比丰富的想象,加诸于日常琐碎的物件上。把蚊帐里飞舞的蚊子视为飞翔的鹤,将花台草丛视为茂密的森林,将其中的虫蚁想象成穿行林中的兽,并“神游其中,怡然自得”。

再来看看陈春成的想象:“四年级起,我迷上看山水画。我看到美术课本上印着的《秋山晚翠图》,一下就着了迷。我从画底的云烟里攀上山脚的怪树,一直沿着山涧,爬到画上方的小木桥上,在画中花了三天,在现实中则用了两节课。我在草稿纸上画出《溪山行旅图》里山峰的背面,设计出一条攀登路线,登顶后我躲在草木后边,窥探着山下经过的客商。我在一本图册上的《茂林远岫图》里游荡了一礼拜,想象自己如何从溪流边走到崖底,如何躲避山中猛兽,最后到达安全的山洞……”

他说,他的脑袋像伸出了万千条藤蔓,遇到什么就缠上去,缠得密密实实的,还要在上面旋转着开出一朵花。“我能在莲蓬里睡觉,到云端游泳,在黑板上行走,追踪墨水瓶里的蓝鲸,我能一边挨老师的骂一边在太空里漂浮,谁也管不着我,谁也捉不住我。无数个世界任凭我随意出入,而这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。”

只是可惜,在现实里,那个上课永远走神的孩子,必定要令老师失望、父母伤神,也注定不得不回到我们眼下的这个世界里。在一次沉重的家庭训话后,“陈透纳”放弃了自己最钟爱的“幻想潜水艇”,也放逐了自己的幻想,将精力重新拉回到课本上。

老师们都说他开了窍,同学们背地里说他脑子治好了。后来的事则不值一提:他考上了不错的大学,进了一家广告公司,结了婚。后来迷上作画,辞职成为画家。

晚年的“陈透纳”在他的回忆录《余烬》中说:“五十岁后,我停止了作画,也不再写诗,很多人说我们江郎才尽。其实不是的。我的才华早在十六岁那年就离我而去,飞出天外了。我中年开始作画,不过是想描绘记忆中那些画面……我一度拥有过才华,但这才华太过强盛,我没办法用它来成就现实中任何一种事业。一旦拥有它,现实就微不足道。没有比那些幻想更盛大的欢乐了。我的火焰,在十六岁那年就熄灭了,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,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。”

《四个春天》的导演陆庆屹说,陈春成的文字有一种奇异的空灵感,“把人拉拽进一种亦真亦幻的状态里……每一篇看完,总唏嘘半日。”我亦以为然。 网文



杨岚的《琴人》,是一部让我意外的作品。

意外之一,这是作者的首部作品,从书中得知,作者初中毕业后就浪迹各地,而作品文字之优秀与沉思的品质,着实让我惊讶。

意外之二,我读过几部琴之书,高罗佩、林西莉、杨典、严晓星等人的作品,大多侧重于古琴的文化论述,林西莉与杨典谈及身为琴人的经历,他们的人生要比杨岚顺畅,而杨岚那种来自民间的自发性的学习,不仅就学艺而言,在更大的范围内让我有共鸣。

琴的前身是树,琴的形制是人。杨岚给我的感觉,有点像是一株山地里长出来的树,一个自由自在的人,向往广阔的天地、阳光雨露与不那么猛烈的、和煦的微风。杨岚原来不叫杨岚,“岚”,取山气缭绕之意,表达怀念与追求。

杨岚的老家在贵州县城,父亲是矿区安全的监管人,日常工作就是在各处山地穿梭行走,父亲对杨岚的影响是很大的,序言致辞:“这本书献给爸爸。”开篇描写父子在山中的情景,是父亲从小将这种对自然的亲近之心灌注在他的心里,父亲也理解杨岚休学的决定,任他以十六岁的年纪就独自在全国各地游走,就这一点,没几个爸爸能做到。

河北石家庄,河南嵩山、洛阳,苏

琴弦上的变奏人生

——读《琴人》

扬州,浙江杭州、宁波、安吉、雁村……杨岚背着一把半废的古琴,走走停停,偶尔在某地休驻一段时间,一年半载,留不长,又走了。一般来说,大多数有学艺经历的书籍作者都会凸显自己的辛苦和认真,但是,杨岚的状态有很大的差异,他并没有强烈要学琴的渴望,他仿佛不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这种游离的状态成了他生活的意义。

这也是古琴吸引杨岚的起初原因吧。我认为,琴之道,根本在“独”。它是一项一个人的活动,抚琴人仿佛自处于独特的空间,排斥其他声音的加入,抚琴是一种坐禅自省,是一种与“道”的直接沟通,是与心灵中深奥玄秘的一些东西的契合。古琴之特别,还在于它不仅是乐器,每首琴曲都有故事,牵涉悠久的历史与往昔景象,琴曲是丰富的叙事文本,琴之声,是出世的,又常常是忧愤的、不平的鸣响,所以,琴,最得文人喜爱,它本身就有象征意义,琴棋书画,琴在首位。现代文人哪怕不会弹奏,也常会在房中、案上、壁架搁置一具。

琴,是复杂的。杨岚也是复杂的。他并非刻意地去复古、追古,他要的是追寻自己的内心。他有独特的本领,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,他结识朋友的速度好像都很快,很容易就与周围的人融洽相处,得到各种帮

助和人们的信任,接纳他成为一员,也能得到当代名家如成公亮先生的指点。而更多的时候,杨岚沉浸于自我的摸索,他聆听许多古曲,钟爱管平湖先生的演奏,阅读大量古籍淘炼需要的资料,在根本上,他最爱的仍然是那种“独”的状态,那种自然发生、随心而动的生活。

他学琴是这样的,后来开始斫琴,他还是这样的,没有明确的目的,想做就做做看。弄来一堆木头,也没人指点,也不懂木头的质地、做琴的要旨,就上手去做了,觉得不满意、不像样,就劈了当柴火,另换一批、一种制法。他又是能忍耐的,大漆之痒之难受,我在赤木明登的《漆涂师物语》里也读到过。杨岚慢腾腾地斫琴,一把琴,从年头到年尾,也没能完成。偶尔,赶在秋光之前,想要合着时节,就几天的时间,他却没日没夜地赶了出来。他说,人斫琴,也是琴研人。我想,研琴于他,要紧的正是“研”,刀劈斧砍,凿去了许多,他只要那剩下的、适合的那么一些,琴面和琴底合上,轻轻拨弄,乐音低而回鸣。

这个人,好像要的就是这样的活法,渐渐地,这本书,慢慢转向了厚沉,那些有关琴的感受,从个人经验走向了文化体验,像一棵树从土里长了出来,自然地葳蕤成了自己的风景。

林颐

《于是我问我的心》

本书对谈国内外24位作家,畅聊关于写作的技巧、迷思与感悟。为每一个写作迷茫者发问。要不要辞职去写作?如何把故事讲完?如何面对读者对作品的误读?个人生活体验在写作中有什么用?阅读对写作有什么意义?百万畅销书作家的写作经验?千万点击的热门电视剧改编原著是如何产生的?国际大奖的剧本原著是如何炼成的?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创作的关键是什么?问的是智者,也问的是自己的心。

作者简洁,作家,已出版文集《少女与霓裳》。



《我看见无数的她》

当耳熟能详的故事,用女性视角重新讲述,会发生什么变化?30个夜晚,张莉老师和女孩们开始了阅读和观看的冒险。书的第一部分,介绍何为“女性文学”,用作家纪念碑的形式标记了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。第二部分,用女性视角重新解读大众熟悉的20部文学和电影。它们是流行的故事,也并非全部出自女性创作者,但透过女性视角,故事被开拓出更深邃的空间,那些被忽视的女性和弱势者的命运被看见、被关注。

作者张莉,著有《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(1898-1925)》《小说风景》《持微火者》《姐妹镜像》等。

